

# 《臥雲日件錄拔尤》與中日書籍交流

陳小法

## 一、關於《臥雲日件錄拔尤》

《臥雲日件錄拔尤》<sup>1</sup>是日本室町時代（1392-1573）中期京都相國寺禪僧瑞溪周鳳的日記《臥雲日件錄》，經由同時代末期的禪僧惟高妙安（1480-1567）摘鈔而成的。原書名蓋據日記第一冊卷頭的注記“錄其行事，日百八件”而來。“日件”一詞，作為日記的冠名而流行一時，著名的就有《等持寺日件》（景徐周麟）、《橫川日件錄》（東雲景岱）、《慶長日件錄》（清原秀賢）等等。



瑞溪周鳳像

永祿五年（1562），當惟高妙安鈔錄該日記時，也不排除冠以周鳳生前最愛用的別號“臥雲山人”中“臥雲”二字之可能。但從《臥雲日件錄拔尤》底本（現藏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來看，“拔尤”與“臥雲日件錄”幾字稍稍分離並略顯偏小，所以“臥雲日件錄”這一書名為周鳳自身命名、惟高妙安只是添加了“拔尤”二字的可能性很大。

原日記即《臥雲日件錄》記自日本文安三年（1446）三月，擱筆於文明五年（1473）周鳳圓寂之前，總七十四冊。周鳳逝後由其門人秘藏傳承，只有極少數的嫡傳才能閱覽，所以它的存在一直是鮮為人知。周鳳圓寂後百餘年的永祿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同寺學僧景徐周麟（1440-1518）的門生惟高妙安把它進行了摘鈔，並公諸於世。然遺憾的是，日記原本經鈔錄後散佚而再也沒能面世，現僅存鈔錄本《臥雲日件錄拔尤》。

鈔本完全是根據惟高妙安的個人愛好而摘成。正如日記名中“拔尤”所示，文章局限於五山文筆僧的逸事、名尊追憶以及當時禪林的文藝活動等，對於記主周鳳的日常生活、當時社會一般的政治事件，幾乎沒有涉及。此外還存在年代不詳、事件重複等缺陷。

記主瑞溪周鳳，道號瑞溪，別號臥雲山人、竹鄉子、刻楮子、騷僧、閑雲山人、北禪、泉南等。日本明德二年（1391）十二月八日出生於和泉（現大阪府南部）堺的伴氏家。其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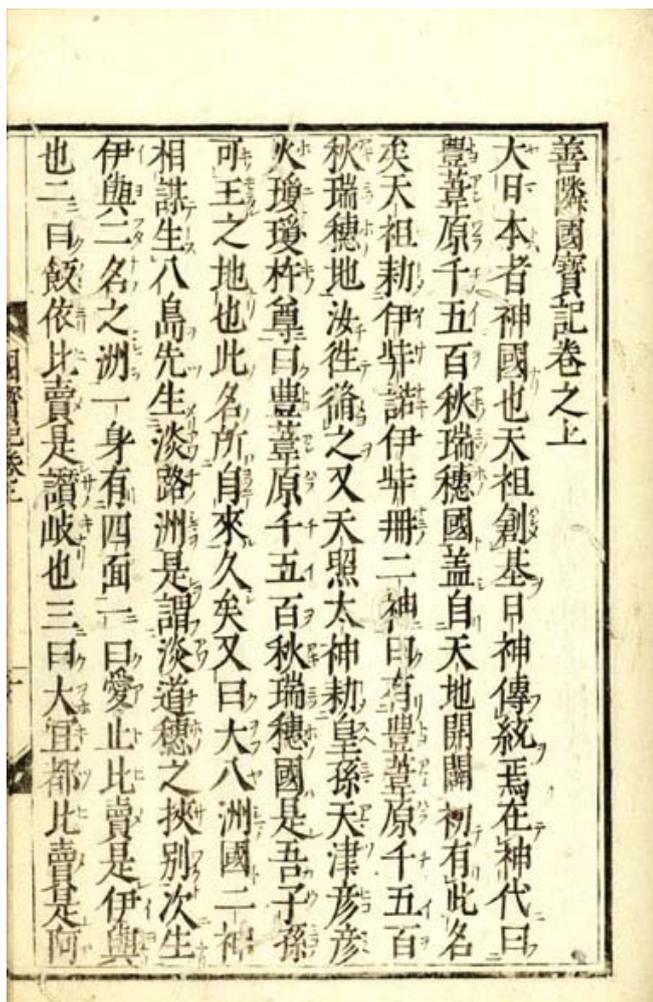
<sup>1</sup> 本文使用岩波書店於平成四年（1992）三月十八日出版的《大日本古記錄・臥雲日件錄拔尤》。

名不詳，只知是一位低級武士。一家因“明德之亂”<sup>1</sup>而遷居丹波（大部分屬於現在的京都府）。“應永之亂”<sup>2</sup>之際因父戰死，乃和母親一起上京，後寄寓外祖母。周鳳十四歲入相國寺，參學無求周仲（1333-1413）。無求周仲乃天龍寺開山夢窓疎石（1275-1351）之弟。應永二十年（1413），恩師周仲圓寂，二十二歲的周鳳乃轉侍儼仲周噩（1359-1428），其間赴南都隨總圓志玉（1383-1463）、玄啓學戒律及華嚴。

永享八年（1436）八月四日任景德寺住持，重開先師周仲之法。永享十二年（1440）八月二十九日出任相國寺住持一職。後退隱於寺內壽星軒，並兼任開山塔崇壽院、

鹿苑院塔主，前後掌管“僧錄”<sup>3</sup>事務三次。受將軍足利義教（1394-1441）、義政（1436-1490）之器重，參與幕府的外交之策，撰寫外交文書而名聲大振。文明五年（1473）五月八日在慈雲庵圓寂，世壽八十二。後土御門天皇（1442-1500）賜號“興宗明教禪師”。主要著作有《臥雲日件錄（拔尤）》、《臥雲稿》、《臥雲子尺素》、《臥雲夢語集》、《脞說補遺》、《瑞溪和尚語錄》、《禪僧詩集》、《竹鄉集》、《人天眼目批卻》、《坡詩脞說》、《碧巖集鈔》、《無求仲禪師行實》、《綿谷颺禪師行狀》、《瑞溪疏》、《刻楮》、《入東記》、《溫泉行記》、《善隣國寶記》等。<sup>4</sup>

日記鈔錄者妙安，臨濟派禪僧，妙安為其法諱，道號惟高，別號業巢子、懶安、鳥江等，



瑞溪周鳳撰寫的《善隣國寶記》

<sup>1</sup> 明德二年（1391年）山名氏清、滿幸等起亂。足利義滿乘山名家內訌進行挑撥，導致氏清在京都內野戰死，滿幸逃至出雲，應永元年（1394）戰死。

<sup>2</sup> 應永六年（1399）大內義弘反抗室町幕府而起亂，後戰死。

<sup>3</sup> 僧錄：禪宗僧職務。統轄五山十刹以及諸流派的禪寺和人事。1379年春屋妙葩被室町幕府三代將軍足利義滿任為首任僧錄後，由鹿苑院的院主沿襲此職。

<sup>4</sup> 市古貞次監修，堤精二等編纂《國書人名辭典》（第二卷），岩波書店，1995年，第583頁；《國史大事典》8，吉川弘文館，昭和六十二年（1987），第9頁。

文明十三年（1480）出生於近江（現滋賀縣），一說出生於久我家。十四歲入京都相國寺，嗣法廣德軒的瀑岩等紳。應伯耆（現鳥取縣西部）山名氏、出雲（現島根縣東部）尼子氏的邀請，曾住伯耆三十年，其間出任保安寺、海藏寺的住持。天文九年（1540）十一月二日，上洛任相國寺住持。同十二年十二月至十九年十月為相國寺鹿苑院塔主，掌管鹿苑寺並任僧錄之職。晚年隱居廣德軒，為山城久世華藏院的開山。永祿十年（1567）十二月三日圓寂，享年八十八。著有《惟高和尚法語》、《惟高詩集》、《皆有亭記》、《諸冊拔萃錄》（編）、《作物記》、《夢想聯句》、《葉巢稿》、《詩淵一瀾》等。<sup>1</sup>此外還留有日記《夢昇瑣言》。妙安和策彥周良（1501-1579）、仁如集堯（1483-1574）等，被稱為室町時代末期頹廢的五山學藝界奇葩。

## 二、禪僧閱讀的漢籍

中國文獻典籍在域外的流佈，特別是在日本的流佈，一個多世紀之前就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注意。在典籍東傳的軌跡與形式、日本對典籍的保藏與吸收、典籍對東瀛的影響和作用等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討。其中對於典籍東傳的軌跡與形式，嚴紹盪先生曾在《漢籍在日本的流佈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將它分作以下幾種類型：一是以人種交流為自然通道的傳播形式，時間是六世紀至八世紀末；二是以貴族知識分子為主体的傳播形式，時間為八世紀末至十二世紀；三是以禪宗僧侶為主体的傳播形式，時間為十三世紀至十六世紀；四是以商業為主要通道的傳播形式，時間為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

筆者在近些年從事明代中日關係史學習與研究的過程中，曾接觸到了一些兩國書籍交流方面的文獻史料，也曾圍繞此主題做過片段性的試探。<sup>2</sup>但是，在研究由禪宗僧侶為主体的傳播形式時，不同於明末清初有清單可供查考，存在史料零散且繁多這一課題。因而目前從日本禪林的著作以及當時成立的文庫中去一一挖掘和耙梳，不失為有效辦法之一。

本文擬通過研讀《臥雲日件錄拔尤》，對其涉及的書籍交流史料作一分析。儘管是滄海一粟，然據此亦可大略推知當時日本研究漢學的趨勢以及漢學在日本演變的狀況，從而進一步揭示中國文化對日本產生影響的具體歷程。上面已經提及，《臥雲日件錄拔尤》的鈔本是根據惟高妙安的個人愛好而摘成，主要內容是關於五山文筆僧的逸事、名尊追憶以及當時禪林的文藝活動等為主，因此為我們探討禪僧的教養範圍、學問傾向提供了第一手資料。鈔本

<sup>1</sup> 《國書人名辭典》（第一卷），岩波書店，1993年，第102頁。

<sup>2</sup> 陳小法：《入明僧策彥周良與中日“書籍之路”》，載王勇等著《中日“書籍之路”研究》（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蔗軒日錄〉與明代中日書籍之路》，《中國典籍與文化》2004年12月；《佚存東瀛的趙秩詩文》，《文獻》2005年1月。

各冊尤其是十三冊後的冊末，列有書籍中的一些章句和出典，這也為研究室町時代學藝史提供了很好的資料。因日記涉及的文獻繁多，將其分為內典和外學兩大類來進行說明。

(一) 內典

所謂內典，即佛書之總稱。禪宗原無所依之經，而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為宗旨，但實際上並非完全否定內典之學。因為相傳菩提達摩來中國時，曾經攜帶《楞伽經》並將它傳予二祖慧可。後來由百丈懷海制定的被奉為叢林準繩的《百丈清規》，也肯定內典之學。<sup>1</sup>當教乘禪隨華僧及留華日僧東傳日本後，日本禪林對內典的研究也是情緒高揚。下面將以年代為順序，對出現的文獻作一簡單整理，見表 1。

表 1:

時間	文獻名
文安五年（1448）八月九日	續傳燈、密庵傳、北磻錄、大惠錄
十一月二日	僧寶傳
寶德二年（1450）四月十八日	續傳燈錄
九月十九日	垂裕記
十二月八日	蒲室集、僧寶傳、枯崖漫錄
寶德三年（1451）四月十七日	般若理趣分 <sup>2</sup>
八月十三日	清規百丈
十一月十七日	會元、蒙求、釋子蒙求 <sup>3</sup> 、五燈會元、續蒙求
享德元年（1452）七月廿六日	續傳燈
八月九日	東山外集 <sup>4</sup>
享德三年（1454）七月廿九日	物初剩語 <sup>5</sup>
十月十五日	孟蘭盆經疏

<sup>1</sup> 鄭樑生：《元明時代東傳日本的文獻》，（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第四〇頁。

<sup>2</sup> 《般若經》中也有一些屬於密教的，叫作《理趣般若》。《理趣般若》是比較晚集成的，屬於秘密大乘的，也就是唐玄奘大師所翻譯的《大般若經》中的第 578 卷，第十分，叫作《般若理趣分》，也叫作《理趣般若》。但是經中的名稱叫《般若理趣》。

<sup>3</sup> 即《釋氏蒙求》。

<sup>4</sup> 即《雪峰空和尚外集》，釋惠空撰，不分卷。

<sup>5</sup> 宋代臨濟宗僧大觀撰。

十二月廿八日	尺氏要覽 <sup>1</sup> 、北磻文集、大千錄、弘決、宗鏡、釋門正統、叢林公論、外集書 <sup>2</sup> 、竺元錄
康正元年（1455）正月廿七日	北磻集、雜毒海宗派圖
三月十一日	釋老志 <sup>3</sup>
四月廿九日	四十二章經
長錄二年（1458）三月廿三日	五燈會元
四月十八日	傳燈錄、五燈會元
寬正元年（1460）二月七日	寶積經、法苑珠林、惠琳法師傳、大集經、梵網經、大般若
三月廿日	人天眼目
閏九月十日	大日經、蘇悉地經、金剛頂經
十一月十六日	新科注法華序（如一庵 <sup>4</sup> 集注）
寬正四年（1463）三月廿九日	古林錄拾遺
五月九日	東山外集抄
六月廿四日	應庵錄、林間錄、法苑珠林、佛祖歷代通載、叢林盛事、神僧傳、資鑑
十月八日	五教章
十二月十六日	密庵、佛鑑、尺門正統 <sup>5</sup>
寬正五年（1464）四月十三日	四十二章經
五月廿日	古尊宿錄、隆興佛教編年通論
八月廿一日	三寶感應略錄、林間錄、禪林寶訓、枯崖漫錄、佛祖歷代通載
寬正六年（1465）六月廿四日	大集經、日藏經、涅槃經
十一月廿三日	林間錄、歷朝釋氏資鑑
文正元年（1466）九月廿四日	三寶感應要錄、虎丘錄、法苑珠林、筆削記 <sup>6</sup>
十二月六日	教行錄、傳燈、圭峰後集

<sup>1</sup> 即《釋氏要覽》。

<sup>2</sup> 即《雪峰空和尚外集》。

<sup>3</sup> 概為《魏書·釋老志》

<sup>4</sup> 一如，明代僧人，字一庵，號退翁，上虞（今屬浙江）人，俗稱孫。

<sup>5</sup> 即《釋門正統》。

<sup>6</sup> 全稱《大乘起信論筆削記》，凡二十卷。宋代子璿撰。

應仁元年（1467）六月十九日	古尊宿錄
十月廿六日	法華文句
文明二年（1470）十月十一日	法苑珠林、合論、釋門正統、禪林類聚、釋氏資鑑、大般若、 維廣經、諸經要集、法花疏記

## （二）外學

當日本禪僧的文學觀隨著時代的進展而由否定進為允許作為助道之一，再進為肯定，更因隨著禪林之世俗化而肯定詩文本身之價值時，這個文學肯定論，也就提高了他們對中國禪僧之外集與一般文人之詩文集，從而使他們沉溺於鑽研作詩為文，終於形成所謂“五山文學”，在日本漢文學史上，造成有別於昔日王官貴族所主宰，以漢唐古注為主之另一個高峰<sup>1</sup>。

日本禪林既然傾力於學問的研究，尤其是中國儒學的研究，那麼，他們到底從哪些典籍著手並從中汲取營養？謹將日記中出現的相關資料列成兩表，以供參考。表 2 是周鳳及其周圍禪僧閱讀的書名，而表 3 所摘錄的資料及其作者，大部分是平時閒談時提到的，從中亦可見日僧平時熱衷於文字、詩文探討的一斑。

表 2

時間	文獻名
文安四年（1447）二月廿日	太平御覽
文安五年（1448）八月九日	韻書
寶德元年（1449）十月二日	太平廣記
十月七日	文選
寶德二年（1450）四月五日	杜詩
七月十日	爾雅
九月十九日	濬天淵文集
十二月八日	埤雅二十卷和六冊
寶德三年（1451）三月五日	趙次公 <sup>2</sup> 注
三月廿一日	爾雅
四月十六日	史記、漢書

<sup>1</sup> 鄭樵生：《朱子學之東傳日本與其發展》，（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第87頁。

<sup>2</sup> 趙次公：南宋蜀人，字彥林。

四月廿四日	夷堅志
七月十七日	山谷集
享德二年（1453）九月十四日	白玉蟾文集
十一月九日	列女傳
享德三年（1454）七月廿九日	歲時雜記、晉書、真寶 <sup>1</sup> 、孟子、黃氏日抄、簡齋詩集、坡別集
十月十五日	東坡詩注、太平廣記、文獻通考、左傳
康正元年（1455）一月廿七日	圖畫見聞志
六月廿四日	楚辭
長錄元年（1457）二月三日	韓文考異、杜詩千家、東坡注百家
十二月五日	黃晉卿文集七冊
長錄二年（1458）四月十八日	太平御覽
長錄三年（1459）六月四日	春渚紀聞
八月四日	文選
八月廿二日	後漢書
十二月三十日	論語
寬正元年（1460）二月七日	海錄碎事、梅溪文集、太平廣記、事文類聚
五月七日	詩學大成
十月十一日	劍南續稿
寬正三年（1462）四月九日	蘿山集
寬正四年（1463）五月七日	唐文粹
五月九日	江湖集抄、大雅
六月廿四日	歲時廣記、十八史略、春渚紀聞
十二月十六日	容齋續筆、翰墨全書
寬正五年（1464）五月廿日	詩人玉屑、白玉蟾集、翰墨全書、文選
七月初七	黃文獻公集
八月廿一日	群書鈎玄
	誠齋詩話

<sup>1</sup> 即《古文真寶》。

寬正六年（1465）六月廿四日	顏氏家訓、搜神記
七月四日	誠齋集
	放翁集
十一月廿三日	類說、詩學大成、湛堂頌
文正元年（1466）二月三日	四書大全、論語
九月廿四日	晉書、尚書、梅溪文集、文選
應仁元年（1467）六月十九日	羅湖野錄
	中興江湖集
十月廿六日	太平御覽、賓退錄、漢書
文明二年（1470）十月十一日	會稽志、楚帖、文粹、尚書、事文類聚

表 3

時間	人物	資料摘錄
文安五年（1448）十一月二日	荊公	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 <sup>1</sup>
十一月二十三日	北磻 <sup>2</sup>	送人歸鄉偈：三回退齒霍山祠，不久終為唱導師。
寶德元年（1449）正月四日	許洞	豪民送物伸鵝頸，佳客窺門縮鼈頭 <sup>3</sup> 。
十月二日	柳文 <sup>4</sup>	裂裳裹足 <sup>5</sup>
寶德二年（1450）正月廿五日	荊公	越人以幕花 <sup>6</sup>
二月廿三日	杜甫	嘯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逕野花落，孤村春水生 <sup>7</sup> 。
四月五日	杜甫	捲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sup>8</sup> 。
四月十八日	蒙庵元聰	送行者求僧偈云：山前麥熟雨初晴，桑柘青連柳色新。
	禪師 <sup>9</sup>	毫髮不存風骨露，頭頭總是比丘身。

<sup>1</sup> 宋代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五”：“荊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

<sup>2</sup> 即北磻居簡，臨濟宗楊歧派大慧門下佛照德光法嗣，潼川(四川)人氏。日僧天祐思順為其嗣。

<sup>3</sup> 宋代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三《詩譏隱士》有：“林逋傲許洞，洞作詩嘲之曰：‘寺裏掇齋饑老鼠，林間咳嗽老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頸，好客臨門鼈縮頭。’”

<sup>4</sup> 當“劉文”之誤，“劉”指“劉峻”。峻，字孝標，南朝梁平原（今山東省）人。

<sup>5</sup> 相傳公輸般為楚設置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郢說楚王。事見《戰國策·宋衛策》、《呂氏春秋·愛類》。後用為奔走急切之典。南朝·梁·劉孝標《廣絕交論》：“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

<sup>6</sup> 王安石《越人以幕養花因遊其下二首》之一。

<sup>7</sup> 杜甫《遣意二首》之一。

<sup>8</sup> 杜甫《客夜》。

<sup>9</sup> 蒙庵元聰，福州朱氏子。楊歧派下第七世，徑山三十代住持。弟子中有著名的日本僧人俊菴。

七月十日	黃山谷	栗鼠尾筆用貂尾字
十二月八日	陸宰 <sup>1</sup>	荊公龍眼、曾公亮龍脊。
寶德三年（1451）三月五日	杜甫	野橋齊度馬 <sup>2</sup>
四月十六日	杜甫	首路栗亭 <sup>3</sup>
四月廿四日	王欽若 <sup>4</sup>	宋真宗時，勸封禪，故構諸異事，福祿壽其一也。
七月十七日	方公悅	武昌阻風詩 <sup>5</sup>
享德元年（1452）二月十八日	王逢辰	朝陽穿破衲 <sup>6</sup> ，對月了殘經 <sup>7</sup> 。
四月十一日	沈約 <sup>8</sup>	東吳八詠
	杜少陵	秋興八首 <sup>9</sup>
	蘇子瞻	鳳翔八觀 <sup>10</sup>
六月七日	誠齋 <sup>11</sup>	齋一中
七月廿六日	杜甫	北征
	陳簡齋 <sup>12</sup>	閏八月
八月九日	大惠宗杲	蕉芭蕉芭
十一月十一日	李賀	五粒松 <sup>13</sup>
享德二年（1453）十一月九日	張蛻庵 <sup>14</sup>	十載屏陰
康正元年（1455）六月廿四日	杜甫	花隱掖垣暮 <sup>15</sup> 、隱映銀絲籠 <sup>16</sup>

<sup>1</sup> 恐陸佃之誤。宰，乃佃之子。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

<sup>2</sup> 杜甫《野望因過常少仙》。

<sup>3</sup> 杜甫《木皮嶺》。

<sup>4</sup> 王欽若，字定國，新喻（今江西新餘）人。

<sup>5</sup> 方公悅，即方澤，公悅為其字，莆田（今屬福建）人。《武昌阻風》一詩全文如下：“江上春風留客舟，無窮歸思滿東流。與君盡日閑臨水，貪看飛花忘卻愁。”

<sup>6</sup> 出自宋代無準師範之手，全詩為：“橫片豎片胡亂搭，長針短針信意聯。但見日頭東畔出，不知塵世是何年。”

<sup>7</sup> 宋代釋智朋所撰。全文為：“心洞明，眼豁開。末後句，絕安排。未曾展卷，明月自來。”

<sup>8</sup> 沈約，字休文，南朝梁武康人（今浙江省德清縣）。篤志好學，博通群書，撰四聲譜，分字為平上去入四聲，為聲韻學上一大變遷。累官尚書僕射、尚書令，卒諡隱。著有《晉書》、《宋書》、《齊紀》、《梁武紀》等，有文集百卷。

<sup>9</sup> 《秋興》八首是大曆元年（766）杜甫五十五歲旅居夔州時的作品。它是八首蟬聯、結構嚴密、抒情深摯的一組七言律詩，體現了詩人晚年的思想感情和藝術成就。

<sup>10</sup> 《鳳翔八觀》是蘇軾最早寫到佛教題材的組詩，作於嘉祐六年（1061）。

<sup>11</sup> 即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宋朝吉州吉水人。歷孝、光、寧三宗，官至祕書監，忤韓侂胄致仕，卒謚文節。工詩文，著有《誠齋易傳》、《誠齋集》、《江湖集》、《荊溪集》等。

<sup>12</sup> 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宋洛陽人。官至參知政事，時稱賢臣。工詩詞，其詩字句明淨，音調響亮。著有《簡齋集》、《無住詞》等。

<sup>13</sup> 即李賀的《五粒小松歌並序》。

<sup>14</sup> 張翥，元代詩人。字仲舉，晉寧（今山西臨汾）人。

<sup>15</sup> 杜甫《春宿左省》。

<sup>16</sup> 杜甫《往在》。

十月六日	山谷	潛魚願深渺 <sup>1</sup>
康正二年（1456）九月廿八日	虛谷 <sup>2</sup>	住徑山草疏
長祿元年（1457）二月三日	蘇軾	贈馬夢得詩 <sup>3</sup> “萬古仇池穴，歸心負雪堂。”
十一月十五日	李道復 <sup>4</sup>	君釣秋江月，我畊秋谷雲。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慚君 <sup>5</sup> 。
	陸放翁	久為釣月臥雲身 <sup>6</sup>
十一月廿二日	東坡	惟有孤栖舊時雀 <sup>7</sup>
	北磻	三過堂記
長祿三年（1459）七月廿二日	克新 <sup>8</sup>	雨後龍孫過屋長，半池疏影月微茫。鳳凰巢上雲深處，日日啣花到上方。書椽茆屋數株松，蒲榻高眠曉日紅。不是賢王招不起，山人只合山中住。東山高臥謝安石，白日滿軒都是雲。從龍時復為霖雨，散作蓬萊五色文。萬松深處小茆亭，坐對匡廬九疊屏。黃鳥出林春未老，一溪花雨晝冥冥。
八月四日	陸士衡	飛泉漱鳴玉 <sup>9</sup>
	左太沖 <sup>10</sup>	石泉漱瓊瑤 <sup>11</sup>
寬正元年（1460）二月七日	宋庠 <sup>12</sup>	潤添水舍千波漲，寒勒林花十日遲。
	北磻	萬年寺前古杉詩：千載萬年寺前樹。
五月七日	王元之 <sup>13</sup>	鶯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宮中聖人奏雲門，問柳尋花到野亭。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
	杜甫	惜花春起早

<sup>1</sup> 黃庭堅《宿舊彭澤懷陶令》。

<sup>2</sup> 即徑山虛谷希陵禪師。字西白。義烏何氏子。賜號大圓佛鑒禪師。徑山寺第四十七代主持。

<sup>3</sup> 即蘇軾的《過杞贈馬夢得》詩，全詩為：“萬古仇池穴，歸心負雪堂。殷勤竹裏夢，猶自數山王。”

<sup>4</sup> 李孟，元朝中葉大臣。字道復，號秋穀。祖籍潞州上黨（今山西長治）。

<sup>5</sup> 曲家李孟官封秦國公，位尊處顯。處士黃一清入京師，謁李孟。李孟作《贈黃秋江處士》：“君釣秋江月，我畊秋谷雲。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慚君。老我素多病，壯君高出群。何時各歸去，雲月總平分。”詩出，朝野傳誦。趙孟頫還繪有《秋谷耕雲》與《秋江釣月》圖。李孟力薦之，黃乃以養母辭歸，築山房，以李詩語為匾名。李遣以錢助之。李以國公之尊而友處士之事為時所樂道。事見《黃文獻集》、《吳文正集》、《定宇先生文集》、《元詩記事》卷十。

<sup>6</sup> 陸游《自詠》詩。

<sup>7</sup> 蘇東坡《夜至永樂文長老院文時臥病退院》。

<sup>8</sup> 克新姓餘氏，字仲銘，自號江左外史，又稱為雪廬和尚，鄱陽人。元末住嘉興水西寺。洪武初召至南京，嘗奉詔往西域招諭吐番。所著有《雪廬南詢稿》、《元釋集》。

<sup>9</sup> 陸機《招隱》詩。

<sup>10</sup> 即左思，字太沖，西晉文學家。臨淄（今山東淄博）人。

<sup>11</sup> 左思《招隱詩》詩。

<sup>12</sup> 宋庠，字公序，原名郊，入仕後改名庠。開封雍丘（今河南杞縣）人，後徙安州之安陸（今屬湖北）。

<sup>13</sup>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今屬山東）人。

寬正三年（1462）四月九日	李賀	察堂又問鯉魚風 <sup>1</sup>
寬正五年（1464）五月廿日	王觀	揚州芍藥（譜）後序
八月廿一日	長沙岑 <sup>2</sup>	滿目青山萬萬秋
	放翁	過寂不見元城公，渡淮不見陳了翁 <sup>3</sup> 。
	蘇東坡	醉中不復問姓名，上馬忽去橫短策 <sup>4</sup> 。
寬正六年（1465）	放翁	虛名大似月蟾兔 <sup>5</sup>
十一月廿三日	徐陵 <sup>6</sup>	夏淺卻勝春 <sup>7</sup>
文正元年（1466）	放翁	兒童冬學鬧比鄰 <sup>8</sup>
九月廿四日	山谷	簡遠
	少游	居簡出 <sup>9</sup>
十二月七日	張楷	四千客路皆由海，數十陪臣半是僧。
應仁元年（1467）三月七日	放翁	看改新元十一回 <sup>10</sup>
六月十九日	李白	鳥聚疑聞法，龍參若護禪 <sup>11</sup> 。
	鄭克己	相過舊賓客，不換野衣裳 <sup>12</sup> 。
十月廿六日	杜牧	魚多知海熟，藥少覺山貧。
	邵雍	四方景好無如洛，一歲花奇莫若春 <sup>13</sup> 。
文明二年（1470）三月廿七日	樂天	毗耶長者白尚書 <sup>14</sup>
十月十一日	放翁	兩窮偶相逢，萬事付一笑。

如對表 3 作個粗淺統計，可以發現在提及的主要人物中，依次為杜甫七次，陸游六次，蘇軾四次，黃山谷和北磻居敬各三次，王安石、李賀兩次。雖然不能武斷這具有普遍性，但

<sup>1</sup> 李賀《憶仙姿》。

<sup>2</sup> 即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初住鹿苑為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謂之長沙和尚。

<sup>3</sup> 陸游《贈應秀才》。

<sup>4</sup> 蘇東坡《大雪獨留尉氏》。

<sup>5</sup> 陸游《遣興》。

<sup>6</sup> 徐陵，南朝梁陳間詩人、駢文家。字孝穆。祖籍東海郟（今山東郟城）。

<sup>7</sup> 徐陵《侍宴詩》。

<sup>8</sup> 陸游《秋日郊居》。

<sup>9</sup> 秦觀《謝王學士書》。

<sup>10</sup> 陸游《春晴登小臺》。

<sup>11</sup> 李白《春日歸山寄孟浩然》。

<sup>12</sup> 鄭克己《過李老隱居》。

<sup>13</sup> 邵雍《洛陽春吟》。

<sup>14</sup> 白居易《刑部尚書致仕》。

多少還是顯示了上述詩人在日本禪林受歡迎或重視的程度。

### 三、明代中日使者與書籍交流

這裏所謂的“中日使者”，包括明廷派遣的官方使節和被稱為“遣明使”的日本使臣。在日本史上，“遣明使”一詞有其特殊的含義，是專指日本室町幕府向中國明朝政府派遣的朝貢使節，當時也稱“入唐”或“渡唐”。遣明使搭乘的船隻稱“遣明船”。首次派遣的時間為建文三年（日本應永八、1401），正副使分別為博多商人肥富、僧祖阿。最後一次是在嘉靖二十六年（日本天文十六、1547），正使為策彥周良。期間跨度將近一個半世紀，派遣次數達十八、九次<sup>1</sup>。

鑒於相國寺乃京都五山第二這一顯要地位以及瑞溪周鳳三任僧錄之要職的特殊經歷，與遣明使之間多有往來，熟知中日交流的信息。因此日記中也有多條關於兩國使節與典籍交流的史料。

#### （一）九淵龍駮與中國典籍

日記的“享德三年（1454）十一月十一日”有這樣一條史料：

九淵駮西堂歸朝，今日來過，略說大方人境之美，因惠勸忍百箴考注二冊。

“九淵駮”即“九淵龍駮（？～1498）”，號“葵齋”，自幼師事建仁寺的天祥一麟並嗣法。寶德三年（1451）作為遣明船的從僧隨正使東洋允澎入明，1454年回國。在明期間，與寧波、杭州等地的文人之間有不少的詩文唱和，其中幾首收錄於《九淵詩稿》中<sup>2</sup>。遊學歸來感嘆明朝“遭時盛明，禮樂繁興，人物秀整，實莫媿漢唐之化”<sup>3</sup>，因此也向瑞溪周鳳說起大明的人境之美。同時作為禮物，贈與周鳳《勸忍百箴考注》二冊。

浙江近代藏書家張壽鏞在《四明叢書》第六集中著錄“勸忍百箴考注，四卷，（元）許名奎撰。（明）釋覺澈考注。”可見，《勸忍百箴考注》一書的作者為明僧覺澈（澄）。覺澄，

<sup>1</sup> 雖然遣明使在明代中日關係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應該注意到有明一代二百七十多年的歷史中，除去遣明使時代的一個半世紀外，在還有一個多世紀中，也有大量的日僧來明學習，不用說他們也是明代中日交流大舞臺的主演者。

<sup>2</sup> 詳見陳小法：《瑞溪周鳳及其漢文日記〈臥雲日件錄拔尤〉》，《日本思想文化研究》第七期，國際文化工房，2006年6月。

<sup>3</sup> 上村觀光：《五山文學全集·別卷》，思文閣，1973年，第634頁。

號古溪，族姓張氏，住南陽香巖，終金陵高座寺，另著有《雨華集》。根據《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其活動的年代主要為明朝的景泰至天順年間（1450-1464）。因而雖然《勤忍百箴考注》的成立年代不詳，但大致可以認定應該就在九淵龍睽歸國前的那幾年。這也可以看出，中日之間的書籍交流，因入明僧的來往而速度加快、距離縮短。

## （二）天與清啓與中國典籍

天與清啓亦稱清啓西堂。清啓，生卒年不詳，號海樵、鵝湖、萬里叟等等。日本信濃國（現長野縣）伊那郡知久心源之子。室町時代中期臨濟宗大鑿派之僧。自幼於本地法全寺出家，曾上洛任建仁寺禪居庵塔主。於寶德三年（1451）入明，翌年回國。歷住能登安國寺和信濃開禪寺，並任開禪寺住持。寬正元年（1460）被委任遣明使正使一職之同時，奉命出任建仁寺住持，但僅一日就因厭惡附和權貴而辭職。應仁二年（1468）再次奉命入明朝貢。回國後，因其隨員在明朝發生暴力事件<sup>1</sup>而引咎辭去一切公職，退隱法全寺。晚年以詩文交遊四方。著有《萬里集》和入明日記《再渡集》，可惜不傳。

關於天與清啓與中國典籍的史料，本日記中主要有以下兩條：

- 1、享德三年十二月廿六日：禪居清啓西堂來，出清江貝先生文集三冊。

享德三年即明朝景泰五年（1454）。黃虞稷在《千頃堂書目》卷十七中載：“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三十卷。海昌集一卷、雲間集七卷、兩峯集三卷、金陵集十卷、中都集九卷、歸田稿一卷附。字廷琚，一名闕，字廷臣，崇德人。洪武初徵修元史，除國子助教，遷中都國子助教。”天與清啓出示的是三冊，不知具體卷數。

- 2、康正元年三月十一日：飯罷，直赴鹿苑寺，浴罷點心。案上有元史全部四十冊。

仍檢目錄，則本紀四十七卷，列傳九十七卷也。此本啓西堂自大明持來。列傳第五十九，有程鉅夫、趙孟頫、袁桷傳。

---

<sup>1</sup>《明憲宗實錄》卷六十“成化四年十一月丁巳朔壬午”：“日本國使臣麻答二郎，於市買物，使酒手刃傷人。禮部奏，其強橫行兇，宜加懲治。上以遠夷免下獄，付其國王使清啓治之。啓奏，欲依臣俗事例處治，但在禮儀之地，不敢妄為；俟臣還國，依法治之。且引伏不能鈐束醉。上皆宥之。既而所傷者死。禮部復奏，麻答二郎行兇傷人致死，難免問罪，宜依律追銀十兩，給死者之家埋葬。仍省諭各夷，使知朝廷寬宥懷柔之意。從之。”

康正元年即明朝景泰六年（1455）。《元史》成書於明初，部數較多。該書原由天與清啓持回，但瑞溪周鳳卻在鹿苑寺中看到，可見《元史》之類的官修正史可能是奉命索求或者作為復命的呈上品。再，《元史》列傳第五十九中除上述三人外，其實還有“鄧文原、曹元用、齊履謙”之傳。瑞溪周鳳只舉“程鉅夫、趙孟頫、袁桷”三人，也是值得注意之處。

### （三）咲雲瑞訢與中國典籍

咲雲西堂諱瑞訢，臨川寺季章憲禪師法嗣，夢窓疎石的法孫。寶德三年（1451）從國使遊大明，前後九百餘日。集所歷覽者成《入唐記》（亦稱《釋咲雲入唐記》）。歸朝後，住臨川寺，曾任等持寺首座。寬正六年（1465）左右視篆南禪寺。長於詞賦，稱譽中日兩國。景泰三年（1452）十月九日，明朝的一位中書舍人至北京日本使者館驛，遣明使咲雲瑞訢呈詩一首。舍人贊曰：“外域朝貢於大明者凡五百餘國，唯日本人獨讀書。”<sup>1</sup>

與瑞溪周鳳友情篤厚，每每詢問大明之事，都一一相告，且頗詳悉。後咲雲又歸宇治釣月庵，周鳳仍時時訪及，交情可觀。因此，日記中多載咲雲口述的遊學明朝之見聞。其中關於典籍的有：

1、長祿二年元月八日：等持寺首座訢咲雲來，曰，某渡唐時，惟齋四扇去，一扇以代翰墨全書一部云云。

長祿二年即明天順二年（1458）。咲雲瑞訢在明朝以一扇換取一部《翰墨全書》，這已是中日交流史上的美談，被眾多學者所引用，無須贅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刀在中國很值錢這是眾所周知的，從這條史料可以發現，一位日僧竟“惟齋四扇”而千里迢迢入明，可見日本扇子在當時明朝受歡迎的程度。<sup>2</sup>

當然，咲雲在中國時不僅收集了很多書籍，還於回寧波途中的景泰五年（1454）五月廿三日，前往杭州仙林寺，請退隱的名僧雲屋和尚為其先師像題了贊詞。這位雲屋禪師不僅“援筆立書，又做一偈餞予。”<sup>3</sup>

2、寬正元年十月十一日：等持寺來，出惠放翁劍南續稿，蓋全部四十冊，卷乃八

<sup>1</sup> 中村幸彥、中野三敏校訂《甲子夜話續篇》五十九之《僧瑞訢入唐の事》，平凡社，1980年，第129頁。

<sup>2</sup> 關於倭扇在明朝的流行情況詳見張哲俊：《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研究》第五章第四節“方物的流行與富有的日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95-317頁。

<sup>3</sup> 中村幸彥、中野三敏校訂《甲子夜話續篇》五十九之《僧瑞訢入唐の事》，第138頁。

十五也。予問此本來由，則曰，上杉房州付柏心，栢心滅後，其徒賣與惠林某僧云云。

寬正元年即明天順四年（1460）。“等持寺”指任該寺首座的咲雲瑞訢。送給周鳳的《劍南續稿》四十冊不是咲雲本人直接從中國求得，而是出自上杉房州。上杉房州即關東管領上杉憲實（1411-1466），以振興足利學校著稱於世。足利學校乃當時著名的儒學藩校，以講授漢學為宗旨，內藏豐富的中國儒家典籍。據稱，該校校門“學校”兩字出自明人蔣洲之手。<sup>1</sup>

《劍南續稿》最初為上杉憲實所藏，後轉交給栢心周操，周操死後其徒賣給了惠林寺某僧。惠林寺乃甲斐（山梨縣）著名的禪寺，夢窓疎石為其開山之祖，與等持寺同為臨濟宗天龍寺派。因此相互之間的交往肯定不少。

從瑞溪周鳳平時言談中頻頻引用陸游詩句這一現象可知，《劍南續稿》一定備受珍重。

《文淵閣書目》卷二著錄“陸放翁《劍南續稿》（一部十九冊）、陸放翁《劍南續稿》（一部十冊）。”而《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載：“《劍南詩稿》八十五卷（內府藏本），宋陸游撰。（中略）是以題其平生所為詩卷曰《劍南詩稿》，蓋不獨謂蜀道所賦詩也。又稱戊申、己酉後詩，遊自大蓬謝事歸山陰故廬，命子虞編次為四十卷，複題其簽曰《劍南詩續稿》。自此至捐館舍，通前稿為詩八十五卷。子虞假守九江，刊之郡齋，遂名曰《劍南詩稿》（案‘遂’字文義求順，疑當作‘通名曰《劍南詩稿》’）云云。”因此，咲雲瑞訢贈送的四十冊、八十五卷本《劍南續稿》似同於《四庫全書總目》著錄的《劍南詩稿》。

#### （四）明朝東傳的其它中國典籍

1、康正元年三月十一日：東岳又曰，前度大明船來時，得南北演禽本，即出示之，蓋卜書也。岳曰：五家錄中，佛鑑禽演僧來上堂。有曰：柳土獐變成尾大虎，此語不審，前輩皆不知援據，此書中有此語也。

康正元年即明景泰六年（1455）。文中的“前度大明船”應該指宣德八年（1433）明廷任命的以潘賜、高遷、雷春等為代表的使者團。《宣宗實錄》卷一〇三載：“宣德八年六月壬午朔，壬辰，遣鴻臚寺少卿潘賜、行人高遷、中官雷春等使日本國，賜其王源義教白金、綵幣等物。初，太宗皇帝時，日本國王源道義，恭事朝廷，勤修職貢。道義卒，使命不通已久，上嘗賜敕撫諭。至是，義教嗣爵，遣使道淵奉表來朝，並獻方物，故遣賜等報之。”根據日

<sup>1</sup> 田中健夫：《明人蔣洲の日本宣諭—王直の誘引と戦国日本の紹介—》，載《対外関係と社会経済—森克己博士還暦記念論文集》，塙書房，1968年。

本方面的記載，此次的正使是內官雷春，副使是內官裴寬、王甫原、鴻臚寺少卿潘賜以及行人高遷。<sup>1</sup>

一行於宣德九年（1434）六月初一日入京都，《看聞御記》同日條載“聞唐人今夕入洛，官人五人乘輿。騎馬輩千二三百人云云。方方道場宿被點被置云云。”<sup>2</sup>可見這次明使隊伍聲勢之浩蕩，據稱“見物雜人群集數萬人，希代之見物也。”<sup>3</sup>初五日幕府將軍足利義教隆重會見了明使一行。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明使帶去的回賜品，這在《看聞御記》“永享六年六月五日”中有詳細記載：“唐使室町殿參入之儀嚴重。申剋參。官人五人乘輿，騎馬輩雜人等六七百人。進物辛積五十合。鳥屋十籠，鵝眼卅萬貫云云。”<sup>4</sup>而其中可能就有東岳澄听手中的《南北演禽》一書。上述史料中的“柳土獐”和“尾大虎（尾火虎之誤）”都是二十八星宿的名稱。而《南北演禽》不見《四庫全書》等的著錄，與此類似的有不著撰人姓名的《演禽通纂》（二卷）。兩者之間的關係尚待進一步考證。

2、康正二年三月十六日：外記又話近年自大明曰書史會要者來，中載日本伊路葉，東福寺僧持之云云。

康正二年即明景泰七年（1456）。外記指清原業忠（1409-1467），出生於明經博士世家，當朝著名的學者，也是相國寺的常客之一。

《書史會要》乃明陶宗儀所撰，九卷補遺一卷。輯錄從上古三皇至元末書家小傳及書論，是我國第一部權威性的書史著作。其中不僅記載了日本的假名伊路葉（いろは），在卷八“外域”中還記載了較多的日本書史資料<sup>5</sup>。此外，在《補遺》“外域”中記有：“釋中巽，字權中，日本人，書宗虞永興。”文中提到的“釋中巽”即權中中巽。在洪武元年（1368）與絕海中津一起入明，曾任杭州中竺藏主一職。洪武五年（1372），明使仲猷祖闡、無逸克勤出使日本之際，曾充任通事一度回國。根據陶宗儀的記載，權中中巽宗法唐初四大書法家之一的虞世南。或許正是以上這幾個原因，一本東福寺某僧持有的《書史會要》才引起了日本各界

<sup>1</sup> 田中健夫編《善隣国宝記・新訂統善隣国宝記》，集英社，1995年，第156頁。

<sup>2</sup> 後崇光院：《看聞御記》，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30年，第206頁。

<sup>3</sup> 後崇光院：《看聞御記》，第206頁。

<sup>4</sup> 後崇光院：《看聞御記》，第206頁。

<sup>5</sup> 日本國於宋景德三年嘗有僧入貢，不通華言，善筆札，命以牘對，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中多習王右軍書，照頗得筆法。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照書，稱野人若愚。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又治部卿源從英書，凡三書皆二王之跡。而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能及。紙墨光精。左大臣乃國之上相，治部九卿之列也。曩余與其國僧曰克全字大用者，偶邂逅於海陬一禪刹中。頗習華言，云彼中自有國字，字母僅四十有七，能通識之便可解其音義。因索寫，一過就叩以理。其口轉成字處，髣髴蒙古字法也。全又以彼中字體寫中國詩文，雖不可讀，而筆勢縱橫，龍蛇飛動，儼有顛素之遺則云。

人士的注意，以至成爲話題。

3、寬正五年八月六日：等持院栴室來，因話近時自大明寶鏡三昧解釋來。

寬正五年即明天順八年（1464），“栴室”即洛西妙智院的“栴室周馥”，生卒年不詳，常以讀書爲樂，曾鈔東坡詩名曰《翰林殘稿》，善講《史記》並著有《史記抄》。桃源瑞仙在記禪師的遺事中寫道：“心華院栴室大和尚，乃山名氏之華胄也。幼養細川氏故讚州太守之家。自爾以來自謂，已冒性爲人之子，若出入其故家，則是事兩父母也。蓋誓無貳也。是以山名氏之門無足跡也。其行義可見，少折節困學，痛洗臺閣之習，紈綺之心，自成大僧不喫放參，脇不霑席。凡無書不學矣，無學不精矣，尤長於易學。（中略）蓋皆家學矣。賢首慈恩之教，能究其奧焉。至宗門語錄以爲己任。”<sup>1</sup>

《寶鏡三昧》是由唐代曹洞宗祖洞山良價所撰。而上述的《寶鏡三昧》解釋可能是指宋代雲外雲岫所作的注釋《寶鏡三昧玄義》。

#### （五）幕府的求書清單

寬正五年（1464）七月十四日中有這樣一條史料：

蔭涼箴首座來問，就渡唐，自公方將乞書籍，有可錄呈其名之命，不知日本未渡書，縱雖先來，最稀有者，何書可錄呈耶。予曰，當加思惟耳，後便記十五部送之：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虞世南撰；兔園策十卷，同世南撰；史韻四十九卷，錢諷正初撰；歌詩押韻，楊咨編；遯齋閑覽<sup>2</sup>，陳正敏撰；老學庵筆記十卷，陸游撰；范石湖集，文獻通考所載。此外楊誠齋文集、張舜民畫墁集、揮塵錄、賓退錄、百川學海、三寶感應錄、教乘法數、類說，此八部，予曾見一本，然不聞有別本，以爲希矣。

文中的蔭涼箴首座即益之宗箴，公方指當時的幕府將軍足利義政。上述十五部書籍是在作遣明使表文之前應益之宗箴之請，瑞溪周鳳專門開列的索書清單草稿。一個月後的八月十三日，在瑞溪周鳳謄寫的上呈明廷表文中，可以發現索書目完全沒有變化，只是改爲更簡潔的“教乘法數全部、三寶感應錄全部、賓退錄全部、北堂書鈔全部、兔園策全部、史韻全部、

<sup>1</sup> 上村觀光：《五山文學全集·別卷》，第 589 頁。

<sup>2</sup> 即《遯齋閑覽》。

歌詩押韻全部、誠齋集全部、張浮休畫墁集全部、遯齋閑覽全部、石湖集全部、類說全部、揮塵錄全部附後錄十一局第三錄三局餘錄一局、百川學海全部、老學庵筆記全部”<sup>1</sup>而已。十五部書籍中，內典只有兩部，而外學佔十三部之多，可見日本叢林對中國典籍的需要程度。

對於上述請求，明廷全部照准。但是，正使天與清啓在返回京都途中，為大內氏所襲擊，這批書或許落入了大內氏手中。因為足利義政於成化十三年（1477）以竺芳妙茂為正使來貢時，除乞討銅錢外，又請賜“佛祖統紀全部、三寶感應錄全部、法苑珠林、賓退錄全部、兔園策全部、遯齋閑覽全部、類說全部、百川學海全部、石湖集全部、老學庵筆記全部。”<sup>2</sup>但是這次明廷沒有滿足日方的要求，只“命以法苑珠林與之。”<sup>3</sup>

日本兩次較大規模地提請明廷照單贈書，真乃驚世駭俗，史無前例。這種外事禮賓中回賜文獻典籍，也許正是明代中國文獻典籍東傳的一個重要渠道吧。

#### （六）東瀛求書

兩國的文化交流，往往是互通有無，你來我往，書籍的交流也不例外。在明代，一次規模較大的東瀛求書活動發生在洪武五年（1372），主人公為明朝公使無逸克勤<sup>4</sup>。這在《臥雲日件錄拔尤》的寬正五年（1464）八月六日中也有記載：

嵯峨寶光院，有大唐就日本求天台教諸釋書。東溟曾出之，令倫有敍讀之云云。

洪武五年五月，太祖命僧仲猷祖闡<sup>5</sup>、無逸克勤等人出使日本，一是送日使還國，二是諭其來貢。其實，克勤這次出使日本，除了上述的政治目的外，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向日本求取中國散佚的天台教典。詳細書目在《致延曆寺座主書並別幅》的後半部有記載：

今將天台教典籍散亡數目開其於後，南嶽：大乘止觀二卷、四十二字門二卷、無淨

<sup>1</sup> 田中健夫編《善隣国宝記・新訂統善隣国宝記》，第234-236頁。

<sup>2</sup> 橫川景三：《補庵京華集・別集》。

<sup>3</sup> 《憲宗實錄》卷一七〇“成化十三年九月一丑朔”。

<sup>4</sup> 克勤，字無逸，亦稱“且庵”。生卒年不詳，紹興蕭山（今屬杭州）人，少學浮圖，通儒釋書，天台宗澄性湛堂的法裔。洪武五年與仲猷祖闡等出使日本前被任命為金陵瓦官教寺住持。回國後，賜白金百兩，文綺二，令克勤之父華毅給克勤蓄髮還俗。時朝中大夫競相賦詩餞之，大學士宋濂（1310-1381）亦作《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克勤也和作《應制賦醉學士歌》。後封為考功監丞，並出任山西布政使。

<sup>5</sup> 祖闡，鄞縣人，俗姓陳氏。生卒年不詳。道號仲猷，別號歸庵、四明桴庵。從佛智匡禪師剃染，臨濟宗大惠派元叟行端（1255-1342）的法嗣，楚石梵琦（1296-1370）的法弟。歷住江州圓通崇勝寺、明州慈溪蘆山普光禪寺、香山智度禪寺等，赴日時為明州天寧寺住持。洪武五年奉命與無逸克勤出使日本，七年（1374）回國，隱居鄞之龍山。著有《禪宗雜毒海》十卷，為精選宋代偈頌而成，刊行於洪武十七年（1384）。

行門二卷、三智觀門一卷、(下同)次第禪要、釋論玄；天台：智度論疏二十卷、彌勒成佛經疏五卷、觀心釋一切經義一卷、彌勒上生經疏一卷、仁王般若經疏二卷、禪門章一卷。(下去皆同)般若行法、雜觀行、入道大旨、五方便門、七方便義、七學人義、一二三四身義、法門儀、禪門要畧、彌陀經義疏、金剛般若經疏；章安：八教大意一卷、(下同)南嶽記、真觀法師傳；荊溪：止觀搜要記十卷、涅槃後分疏一卷、授菩薩戒文、止觀文句一卷、方等補闕儀。右具在前。洪武五年九月日，瓦官克勤具。<sup>1</sup>

共計 31 部、67 卷。

那麼，作為天台宗僧的克勤為何會到日本求取散佚的本宗典籍？他在《致延曆寺座主書並別幅》寫道：

況聞天台之山，國之首刹，為其首者，必國族大姓，勤恃以為同宗之人，苟宜為我濟事，則是天台宗人，能濟兩國之事，兩國之君，必有以待吾宗矣。勤又以此而不辭。列祖疏記，嘗燬於五代，已雖觀師來自高麗，亦多所未備，我往而詢諸首刹主者，得奉以歸國，後之讀其書，而有必曰，某書由某人得之某人而來，此又興復教藏之功，不專於高麗觀師矣。勤又以此而不辭。學教之人，久而不通，晚以我去而彼來，則澄<sup>2</sup>、苾<sup>3</sup>諸師之後，有所繼矣，勤又以此而不辭。

誠如克勤所說，在歷史上，中國向日本求取散佚的天台教典，可以追溯到吳越國錢弘俶（929-988）的時代。廣順三年（953）吳越國使者蔣承勛赴日，帶去錢弘俶以及國師德韶的求書信函，同年七月，日本天台座主延昌應德韶請，派日延隨蔣承勛來華，送歸佚書 500 卷。六年後的建隆元年（960），錢弘俶再次遣使往高麗、日本求取天台佚書。翌年，高麗僧人諦觀攜佚書入吳越國。<sup>4</sup>

克勤也有可能是受到這次著名的吳越國海外求書事件的啟發，剛好利用這次出使日本的機會，以求取本宗散佚之典籍。值得一提的是，克勤在向承胤法親王致函求書時，還送上自己舊藏的、出自宋代名匠之筆並由虛堂智愚（1185-1269）題贊的天台聖像一軸。最後還附上“疏記未全之目，具以別楮，悉望檢內，待命海濱，瞻企極切不宣。”

<sup>1</sup> 參考上村觀光：《日支兩國彼我逸存の典籍》，載《五山文学全集·別卷》，第 1345-1358 頁。

<sup>2</sup> 最澄（767-822），日本天台宗始祖，諡號“傳教大師”。

<sup>3</sup> 俊苾（1166-1227），鎌倉初期僧侶，兼修律、天台、禪宗。諡號“大興正法國師、月輪大師”。

<sup>4</sup> 王勇：《吳越國海外求書緣起考》，載王勇等著《中日“書籍之路”研究》，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第 146-171 頁。

關於這次求書，其他文獻資料中很少記載。因此大致可以認為這是一次因私求書，不是政府行爲。但是，在日本卻反響很大，以至在將近一個世紀後還被五山禪僧津津樂道。

求書信確實被送至了比叡山，這在尊圓親王（1298-1356）編的《門葉記》卷二六“門主行狀”三“後青龍院宮尊道”中有詳細記載：

同（應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唐土教僧金陵瓦官寺住持克勤送書。日本僧椿庭海壽多年在唐歸朝之次，克勤同船云云。近日入洛，聖教目六唐朝欠書也。注之送之，自日本可寫給云云。希代之珍事，猶不相應歟。又天台大師真影一鋪送之，虛堂禪師銘云云。

這次求書有沒有成功，不見文獻記載。但是，洪武十一年（1378），“明太祖以佛書有遺帙，命宗泐引徒三十餘人往西域求之，三年得《莊嚴寶王》、《文殊》等經還朝。姚廣孝和宗泐使天竺取經回朝詩：‘曇花瑞現傳天界，貝葉文翻進帝宮。’”<sup>1</sup>不知宗泐的這次西域求書與克勤的東瀛求書有何瓜葛或淵源就不甚明瞭了，謹記此史料以供參考。

#### 四、禪寺的中國文獻講筵

元明時期大量中國典籍的東傳，引起了日本五山禪僧的強烈反響，他們從容納、研讀到開設講筵，弘揚其宗旨。衆所周知，中國宋學在日本的最早講筵，不是由世俗學者，而是由法門僧侶玄惠法印主持的。這深切地反映出儒學在日本流傳的趨勢和特徵<sup>2</sup>。那麼，日本五山禪寺中到底開設了哪些中國文獻的講席？下面擬以《臥雲日件錄拔尤》為切入點，對上述問題作一簡單探討，茲將日記中出現的講筵名稱按時間順序整理成表 4：

表 4

講筵名稱	提及時間	相關記載
林間錄	文安三年（1446） 十二月廿一日	西山法苑寺有林間錄，蓋海門老人所講之本也。
東坡詩	寶德元年（1449） 六月七日	雙桂曾講東坡詩，到蒼黃不負君王意，唯有虞姬與鄭君之句，引坡顏樂齋記。

<sup>1</sup> 姚之駟，《元明事類鈔》，卷十九。

<sup>2</sup> 嚴紹盪：《漢籍在日本的流佈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1頁。

碧岩、 維摩經	寶德二年（1450） 五月十日	樗庵來，因語，壯年游相陽，聽珎藏海講碧岩及維摩經。
古文真寶	寶德二年 十二月八日	天英來，閒話刺及雲林和尚之事。（中略）又雲林能講古文真寶。
杜詩	寶德三年 十二月十七日	讀杜詩二十畢，寶德元己巳五月八日，於鹿苑寺開講，至今凡三十三月而結局也。予三十三歲，寓於相國方丈嚴中席下時，西胤西堂，居於攷祥軒講杜詩，自一至五而已。予聽此講，爾後西胤居勝定，又講之。自十七至二十。後十餘年，就雙桂和尚，求聽此講，纔五六卷耳，蓋所未聞之卷也。中間聽嚴中、子瑜、元璞講，或兩三卷，或四五卷而止矣。
碧岩集	享德二年（1453） 十月九日	正宗京居二十年，單丁住庵，儒釋書，苟有發起者，則講之，凡以之為勤，可尚也。今為蝦首座，講碧岩集者已八卷。鼈首座、曇侍者寓於長樂妙善庵，列於講筵，故今日有此請也。
蒲室集、 杜詩、 柳文、 大惠書	享德二年 十月廿五日	東禪景南來訪。話次及夢岩、中岩之事。南曰，聞夢岩講蒲室集，就中有曾不解之語，側耳聽之，岩曰，此乃元人氏族也，實餘人所不及也云云。又聞曾在心華席下，聽講何書耶。南曰，杜詩、柳文、蒲室集。又略講大惠書云云。
坡詩、韓文	享德三年（1454） 十二月廿六日	嘉隱瑞雲來訪，話次曰：雙桂和尚住真如時，為龜沉甫講坡詩，偶六月七日，以祇園會之日，沉甫不來，某將空歸。侍於左右者曰：今日又將為淳古邦講韓文，且留聽之可也。始自第十一卷，讀原道等諸篇，略讀過耳，不及細講。
史記	文明四年（1472） 十一月十四日	凡史記，予二十歲，聽瓘叔玠，居利見軒，為一二少年，講史記列傳，予陪席末。而衍以無本為憂，嚴密印，時居西山本源，聞此賣玉泉塔頭給園，買此本而以付予，蓋价五緡也。

上述所列的講筵可能只是當時五山禪寺中極少的一部分而已。但是僅憑此，也能大致發現一些特點，如總的來說，外學之講多於內點，在外學中，又以杜詩、坡詩偏多。禪寺中這些講席的開設，是中國文獻不斷傳入的結果。同時，講席的開設，又促進了日本僧俗知識界對典籍的渴求，造成了中國典籍極廣的流傳和更大的需求量。

## 五、中國典籍中的疑難困惑

衆所周知，日本中世禪林大都對儒學有很深的造詣，留下許多不朽業績。但是，中國典籍畢竟是中國文化的代表和傳承者，自有其深奧玄祕之處。況且中日兩國風土人情、文化底蘊、自然環境都不同，因此，對同一文獻乃至是同一詞語的理解，自然會有偏差和不同，甚至產生誤解也不足為奇。

學界對中國典籍在日本叢林流佈的研究成果顯著，但是，對日僧在研讀我國典籍時，究竟在哪些方面存在疑難困惑上著墨不多。在此借用瑞溪周鳳在日記中的相關記載，對此問題作一試探。

### （一）典故的費解

引經據典這是我國各種文學題材創作中的常見現象。因此在閱讀古人的作品時，如對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來歷出處的詞語不理解的話，就難以讀懂。這種現象在異邦的東瀛應該不在少數，哪怕是漢學修養深厚的，也難免出現一知半解或者費解的情況。請看以下史料：

文安四年（1447）十二月廿三日：九淵西堂來，茶話移刻。因及紅羅亭之事。十日前，九淵使某人就予求畫扇贊。扇面畫宮殿人物，前有紅梅樹株。某人曰：江南紅羅亭也。今問之九淵，則曰：未見所出。江西曾作此詩，亦未知所出。蓋南唐書中，亦無此事。

上文中提到的“紅羅亭”，在我國的各類文獻中，記載還是很多的。如：宋代阮閱在《詩話總龜》卷三十六中載：“李煜作紅羅亭，四面栽紅梅花，作艷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風吹一半時。（後略）”明代陳耀文在《天中記》卷五十二中曰：“紅羅亭：李後主於宮中作紅羅亭，四面栽紅梅，作艷曲歌之。韓熙載和之云：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

了春風一半時。”《江南通志》卷三十中有“紅羅亭在上元縣，《古今詩話》云，南唐後主建，四面栽紅梅，作艷曲歌之。《景定志》作羅江亭。”而《御定佩文齋廣羣芳譜》卷二十四作：“南唐苑中有紅羅亭，四面專植紅梅。”

關於李後主於宮中建紅羅亭一事，恐首載於宋代李頎的《古今詩話》，之後被頻頻引用。而瑞溪周鳳和九淵等皆不知其所出，雖然不能斷定他們完全沒接觸到這類文獻，但至少可以認為沒有讀過《古今詩話》吧。

文安五年（1448）一月廿一日：勝剛曰：傳聞佐汝霖講錄，因解貼肉汗衫脫不得過不得之語曰：貼肉，言唐土官人食肉，以污肉之手，就汗衫拭之，謂之貼肉也。此衫脫不得，則難堪也。過不得，蓋方語也。

“貼肉汗衫脫不得過不得”一語出自《五燈會元》卷十七“東林總禪師法嗣”，原文為：“貼肉汗衫脫不去過不得。直須如師子兒壁立千仞，方能勦絕去。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鴉，拍禪牀下座。”句中的“貼肉”應作“緊貼膚體”解，因此“貼肉汗衫”其實就是“緊身汗衫、貼身汗衫”之意，轉指粘縛或不自在。雪峰禪師曾說：“我在德山棒下，似脫卻千重萬重貼肉汗衫。”<sup>1</sup>汗衫貼肉，粘縛身上，哪有半點自在？又何況千重萬重？所以一旦脫卻，即便渾身舒坦，入於佛境。因此史料中勝剛長柔提到的汝霖良佐的解釋過於牽強或是錯誤的。

## （二）版本的差異

爲了適應五山學僧鑽研禪學和中國文化的需要，復刻中國文獻典籍的事業，便在以“五山十刹”中盛行起來。但同時也帶來一個問題，那就是同一書籍因編輯、傳鈔、印刷、裝訂等不同，文字和語句自然產生了一些偏差，從而也引起了判讀上的困難。也正是這些饒有興致的判讀，爲我們考察中國文化在異域是如何被接納和演繹，提供了重要綫索。

寶德二年（1450）四月五日：又某曾見雙桂和尚杜詩本，捲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之下批有黨合二字，改黨作儻。後告之雲林，雲林曰：黨合二字，雖未知出處，而作黨而合之義乎。雙桂該作儻，未為可也云云。雲林又曰：高枕之高，屬遠江聲則不可也云云。

<sup>1</sup> 宋圓悟克勤禪師：《圓悟心要》卷三。

不同版本的杜詩，其批語中有“黨合”和“儻合”之區。雲林認爲雙桂和尚杜詩本中的“黨合”合乎其義。

寶德二年十二月八日：天英來，閒話刺及雲林和尚之事。（中略）又雲林能講古文真寶。滕王閣記所謂梁鴻，蓋梁鵠也。字誤矣。

雲林和尚在講《滕王閣記》時認爲“梁鴻”乃“梁鵠”之誤，這也是版本不同引起的吧。

寶德三年（1451）三月五日：一華閒談，因論杜詩野橋齊度馬之句。余曰：古人有諸義。趙次公注，作齊馬度，言野橋狹小，下馬同渡也。此意似有理。一華曰：萬壽法光首座，以此意告叔英。又唐畫有人過橋時牽馬度之形云云。予又曰：橋與路相齊，此亦一義，然未通乎。

杜甫的《野望因過常少仙》一詩中，到底是“野橋齊度馬”還是“野橋齊馬度”？周鳳認爲後者更合理。

寶德三年四月十六日：天英西堂來。（中略）又曰：杜詩所謂首路栗亭之句。元璞與西胤論之。西胤訓首字作始，然元璞義以訓向訓赴為勝也。

這段史料是關於杜甫《木皮嶺》詩中“首路栗亭西”之“首”字的爭論。元璞慧珙認爲應作“始”字，而西胤認爲作“向”或“赴”更好。

寶德三年四月十七日：大光明寺來，話次及內外書中，不可輕改錯誤文字之事。般若理趣分中，有“若地方所流行此經”之文，或改地作他，不可乎。此品於欲界頂他化自在天所說，故指下方為地方耳，況大般若一部中，又有地方字，今現流佈理趣板行本，已改作他畢云云。

大光明寺認爲當今日本流佈的《般若理趣分》中，將“若地方所流行此經”一文中的“地”改作“他”是不妥的。

寬正六年（1465）六月廿四日：竺華來，話次及大椿與勝定國師論颺段字。椿以段非土木之土為誤，鹿王院有顏氏家訓本，攷之則段非干木云云。竺華又云：于寶作搜神記，然于誤干字也。見於排勻云云。

因版本的不同，“段非土木”一語中的“土”字，有的作“干”字。同樣原因，將《搜神記》的作者干寶誤作“于寶”。

### （三）詞句的困惑

對於一些生僻詞句，異域の日僧難免產生不同於本土的理解，這也許是日僧在閱讀中國典籍中最常見的問題。日記中這方面的記載也相對多一些，茲介紹如下：

文安五年（1448）八月九日：真淨院主東岳訪予。東岳曰：續傳燈，有草鞋~~續~~斷之語。按韻書曰：~~續~~，履中絞繩。由是觀之，則五家錄中，密庵傳有草鞋無爽之語，蓋與之同字，但略絲而已。又曰：北磻錄佛誕生上堂，有一年一度，活戾世界之語。蓋聒噪之意乎。大惠錄，亦有此語。又曰：密庵錄，有沙壓之語。北磻集，亦有焉。未知何意云云。予謂：~~續~~字之意，活戾之解，皆可也。

真淨院主東岳澄昕就“~~續~~”、“活戾”兩字（詞）的意思談了自己的見解，周鳳表示贊同。而對於《密庵錄》和《北磻集》中的“沙壓”一詞，就不知為何意了。

文安五年十一月二日：定水庵主來。庵主話次曰：太岳和尚，在鹿苑時，讀僧寶傳。一日講投老二字曰：吾少年，侍夢岩講筵，常誦荊公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歎寄此生<sup>1</sup>之句。投老二字，似謂至老，先是聞人讀誦此句。（中略）予常讀坡詩之次，解此二字。與夢岩所讀，自然相同。故於脞說中，多引荊公前後用此二字之句，以為證也。

上文就“投老”一詞的意思，定水庵主和周鳳進行了議論，解為“至老”兩人都表示認可。

<sup>1</sup> 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五”載：“荊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歎寄此生。’只為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文安五年十一月廿三日：偶披刻楮集<sup>1</sup>第四，有北礪送人歸鄉偈曰：三回退齒霍山祠，不久終為唱導師之句。由是觀之，則慈氏日工集中所載，以霍山為冥府，以退牙作退衙之義非歟。北礪以齒代牙，則非衙可知也。

慈氏指五山文學雙臂之一的義堂周信，《日工集》為其著述。上文主要是瑞溪周鳳對義堂周信在“三回退齒霍山祠”一句中“退齒”、“霍山”的理解上提出質疑。

前面已經有所提及，平時禪僧的話題中，談及杜詩的相對較多。同樣，對杜詩中存在的疑點也不少。

1、寶德二年（1450）二月廿三日：一華來，留之間談，及杜詩句每每卒難解之事。一華曰：或解囀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逕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苟曰：“囀”字作“轉”可也，蓋轉枝故次第相近也。又“渚”則無水處。然白鷗泛則以春水生也。又花落之謂，則以黃鳥轉枝也。此解如何？予曰：頗似有理。然近於穿鑿傳會耳。如此商榷文字者多矣。

2、寶德二年四月五日：天英曰，某曾讀杜詩批語<sup>2</sup>有蹙千里之語。林曰，此蓋出於毛詩中。偶不記何篇云云。後檢毛詩，則在小弁篇中。

3、寶德三年（1451）四月十六日：天英西堂來。（中略）又曰：杜詩批語，有駘蕩二字，蓋逸游無度也。予曰：此注必在文選。

上述第1段史料是關於對杜詩《遣意》中的詞語理解的一段閒談記錄。瑞溪周鳳對一華建恂的解釋，認為近於穿鑿附會，有待商榷的文字還很多。

第2段史料是關於《杜詩批語》中“蹙千里”一語出典的紀錄。

第3段史料是對《杜詩批語》中“駘蕩”一詞的解釋。

寶德二年七月十日：天英西堂來，話次曰：栗鼠乃貂鼠也，見於爾雅。故山谷栗鼠尾筆用貂尾字也。人或不審，蓋不見爾雅也。

<sup>1</sup> 瑞溪周鳳閱讀群書的筆記。二百卷。

<sup>2</sup> 南宋劉辰翁著。劉辰翁，別號須溪，廬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

天英周賢談到“栗鼠”的意思和出典，他認為有人不知其義，那是因為“不見爾雅”。

寶德三年三月廿一日：天英（周賢）來，出廷平林住天寧諸山疏，求潤色。有六駁為馬之語。蓋六駁木名，誤為馬也。見於爾雅翼云云。

天英周賢在《廷平林住天寧諸山疏》中有“六駁為馬”一語，而周鳳據《爾雅》認為“六駁”應是樹名，不是馬。

享德元年（1452）六月七日：今朝在鹿苑寺看徽宗畫。有宣和殿御製一中之語。予與竺雲、東岳論一中之語，予曰：清規所謂一中，言茶或湯也。或中字言中蓋也。然今就畫有一中字，則不必言茶湯也。又中蓋之義非也。予問中字之義，雲與岳皆曰：不解。岳曰：誠齋詩又有齋一中字云云。

宋徽宗的畫中有“宣和殿御製一中”一語，其中的“一中”令周鳳費解。有“茶（湯）一中”或“齋一中”之說，但不知“畫一中”什麼意思？詢問了竺雲等璉和東岳澄昕，兩人也不知。

享德二年九月十四：白玉蟾文集有菩提口雪、圓覺凝霜之語云云。又有蚍蜉而佩圓光之語，問之則曰，三教老人集曰，有蚊子胸挂卍字，蚍蜉頂佩圓光之語云云。予曰，三教老人，蓋在碧岩序者乎。利曰，只稱三教老人耳，不述氏族名字。

周鳳就《白玉蟾文集》中的“蚍蜉而佩圓光”一語問乾利首座，乾利首座說《三教老人集》中也有類似之語。當周鳳問及三教老人時，回答是不知其俗姓。

享德二年十月廿五日：東禪景南來訪。話次及夢岩、中岩之事。南曰，聞夢岩講蒲室集，就中有曾不解之語，側耳聽之，岩曰，此乃元人氏族也，實餘人所不及也云云。

《蒲室集》乃元釋大訢所撰，其五言古詩，在僧詩中猶屬雅音。東禪寺景南英文因在讀《蒲室集》時有不懂之語，因而去聽有關講筵。

享德二年十一月九日：等持長老來。話次及蒲室疏中。告予曰，字車豚，人皆不審。

昨日大外記來曰，見於列女傳。蓋孟軻字子車，軻母買鄰家豚肉，與軻喫之也。

對於“字車豚”，大家都不懂。清原業忠查了資料後認為見於《列女傳》，文意是“子車乃孟軻之字，軻母買鄰家豬肉與軻喫之。”

享德三年十月十五日：前刻等持長老來，出東坡詩注，有龜茲板之語。江西不審。後看太平廣記，有此語，然未解其義。

等持寺長老出示的《東坡詩注》中有龜茲板一詞，江西龍派也不懂。周鳳在閱讀《太平廣記》時發現確有此語，但還是不明其義。其實“龜茲板”一詞在《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五的“邢和璞”中<sup>1</sup>，指的是古代西域出產的一種木板，可供建築及棺木之用。

康正元年（1455）正月廿七日：鹿苑寺東岳來。予曰：北磻集曰磻窠不肖子云云。磻字如何，或作血禿之訓如何？岳曰：未知其義。圖畫見聞志有磻尾之語。此亦不易解。又北磻贊靈照女，有破鞋磻樹之語。

東岳澄昕與瑞溪周鳳就《北磻集》、《圖畫見聞志》、《北磻贊靈照女》中與“磻”字有關的詞語之義進行了議論，不過，最後還是不能解釋。筆者大膽試著揣摩，《北磻集》中的“磻窠”原指簡陋的石室，這裏可能轉指禪房；《圖畫見聞志》卷一中的“磻尾”一詞前後文為“畫翎毛者必須知識諸禽形體名件，自嘴喙口臉眼綠，叢林腦毛、披蓑毛。翅有梢翅，有蛤翅翅。邦上有大節、小節，大小窩翎、次及六梢。又有料風、掠草繡尾、壓磻尾、肚毛腿、袴尾錐……”。可見，“磻尾”乃鳥禽形體的名稱。而《北磻贊靈照女》中“磻樹”即“簞樹”，屬金縷梅科的一種珍稀植物。

長祿三年（1459）八月四日：予昨日壽星座間，偶見文選，有陸士衡詩曰飛泉漱鳴玉之句。注曰：漱，蕩也。以此示颺曰：廬山漱玉亭，本於此乎。今日颺曰：按韻書曰，漱，洗口也。又曰，蕩滌也。文選左太沖詩，有石泉漱瓊瑤之句。注亦略同前句云云。

<sup>1</sup>《太平廣記》二百十五“邢和璞”：“邢言，‘若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於魚殮，休材龜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罷歸，至閩州，舍於紫極宮。適顧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有賈客施數斷龜茲板，今治為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鱸邀房，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於刺史，且以龜茲板為託。其夕，病鱸而終。”

予曰：韻會洗口之注，不取之，只以蕩滌之義為可也。

《韻書》中對“漱”字的解釋有“洗口”和“蕩滌”兩種。至於《文選》中陸士衡詩句“飛泉漱鳴玉”以及左太沖詩句“石泉漱瓊瑤”中的“漱”字之義，周鳳對綿谷周颺談了自己的見解，即他認為應取“蕩滌”為好。

寬正三年（1462）四月九日：常德院察堂來話，話次及簡川禮竅之竅字。予曰：禮天目贊，每每有一竅到天，三督黃牙之句。察堂曰：曾聞垠方庵說惟肖就大周問此義，大周亦不得分明解說。又或曰：鼻孔遼天之義也。予曰：一竅必是實事，如鼻孔遼天，何必限天目一人哉！恐鼻竅向上之意乎。察堂曰：慈氏日工集中，以三督牙為霍山廟裏三退牙之類云云。予曰：日工集之義，恐誤乎。察堂又問鯉魚風，蓋九月風也，見於李賀詩及勻府。然蘿山集有三月鯉魚風，又有春浦鯉魚風之語，如何？予曰：雖九月故事，或依三月桃花浪之故事，用鯉魚風乎。

上述史料就兩個詞語的意思作了討論。第一是“簡川禮竅”<sup>1</sup>中的“竅”。周鳳認為不是“鼻孔遼天”之義，而是“鼻竅向上”之意。同時提出義堂周信把“三督牙”作“霍山廟裏三退牙”是錯誤的。第二是“鯉魚風”一詞的意思。察堂洪省對宋濂《蘿山集》中的“鯉魚風”與李賀詩及《勻府》中的不一致用法感到疑惑，周鳳認為雖然是九月的故事，但是這典故來自“三月桃花浪”故事。所謂的“三月桃花浪”即傳說禹門有三級浪，每至春三月，桃花浪漲，鯉魚能逆水而跳過浪者即化為龍。

## 六、流傳東瀛的書畫

以上就瑞溪周鳳及其周邊禪僧與中國典籍之間的關係作了粗淺的探討。其實，日本各個寺院中，除了大量的中國典籍外，還珍藏了很多的詩畫美術作品。這些藝術品不要說古代，就連當今，也不為外人窺目。但是，瑞溪周鳳乃當時名衲，所到禪寺，主人皆以展示所擁寺寶為榮，因此借助周鳳的行跡，我們得以窺視室町時期日本禪寺所藏的中國美術作品的一斑。

便於說明，列表 5 如下：

<sup>1</sup> 出自《枯崖和尚漫錄》卷中“天目禮禪師”：訪同參不值，偈云：庭前一樹紫荊花，老子何嘗不在家。若謂弟兄相見了，先師門戶隔天涯。為叢林誦，頌野狐話云：墮落知何處，憑君子細看。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為癡鈍喜，嘗與北澗同在佛照會中相與提衡，故有簡川禮竅之呼。余景定間寓保寧，始見全錄。天目預老贖許可，豈苟然者哉。

表 5

作品名稱	所藏地點	展示時間	原始資料
張即之 <sup>1</sup> 所書劉夢得 <sup>2</sup> 贈看花君子詩	東山聽松軒	文安三年 (1446)十二月十四日	東山聽松軒主彥侍者持張即之所書劉夢得贈看花君子詩 <sup>3</sup> 橫軸兩幅、每幅十四字來見惠。
1、大惠宗杲像(無垢居士贊) 2、臨濟義玄像二幅(妙智居士、宗杲贊) 3、趙州從諗像 4、密庵咸傑像 5、無見先覩像 6、佛鑑像二幅(皆自贊) 7、中峰像(自贊) 8、偃溪廣聞像(自贊)	公府文庫	文安四年 (1447)六月十五日	侍衣出公府文庫所藏諸祖像，掛之爐間，蓋防蠹毀也。大抵皆半身像。大惠像，有無垢居士 <sup>4</sup> 贊，云：生生獐獐，突突兀兀，四山大火聚，滿地無明窟。人言是龜行沙門，我道是牛頭獄卒。參禪人，穩著腳，刺蘆林中纔蹈著，祖師鼻孔都輪卻，點檢將來，多年糞藥。無垢居士贊。又臨濟像二幅，皆有贊。一云：蒿枝子拂著，便作獅子吼。一喝如迸雷，須彌山倒走。妙智居士。以臨濟祖師索贊，遠孫宗杲謹題。一云：黃檗棒頭曾不動，高安灘畔錯商量，從遍界生荊棘，佛法無一寸長。法孫德光 <sup>5</sup> 稽首贊。此外趙州、密庵、無見像，皆非自贊。佛鑑像二幅，皆自贊。中峰像，自贊。偃溪像，自贊。
宋濂撰夢窓疎石碑銘	勝定院 <sup>6</sup>	文安五年 (1448)三月	今日問古邦 <sup>7</sup> ，開山 <sup>8</sup> 碑銘今在何處？古邦曰：在勝定院云云。應永十二年，此銘自大明來，將刻以建之崇壽院

<sup>1</sup> 張即之，宋代書家，字溫夫，號樗寮，曆陽（今安徽和縣）人。擅長楷書和榜書，尤喜作擘窠大字。楷書結構嚴謹、端莊，行書則用筆枯硬，近於刻露，毫無溫潤典雅之感。有人稱之為“宋書殿軍”。傳世作品有楷書《汪氏保本庵記》、《大字杜甫詩卷》等。

<sup>2</sup> 即劉禹錫，字夢得。

<sup>3</sup> 全稱《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全詩為“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

<sup>4</sup> 即張九成。九成，字子韶，浙江錢塘人。

<sup>5</sup> 關於德光，具體參見胡建明：《拙庵德光禪師的墨跡論考》，《書法》2005年第7期。

<sup>6</sup> 相國寺內的塔頭之一。室町幕府第四代將軍足利義持死後勝定院殿贈“大相國一品顯山大禪定門”之號，並安牌於此院內。

<sup>7</sup> 即古邦惠淳。相國寺僧，曾抄鄂隱惠巖的《南游稿》，其餘不明。

<sup>8</sup> 相國寺開山夢窓疎石。

<sup>9</sup> 相國寺內的塔頭之一，始號資壽院，乃夢窓疎石塔頭。

<sup>10</sup> 即觀中中諦（1342—1406），夢窓弟子。生於四國的阿波（今德島縣）。九歲侍奉夢窓，翌年祝髮受具。夢窓圓寂後，隨諸兄學習。十九歲隨從義堂周信。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隨商船來中國，在臺州登陸，後轉至福州，於此涉洛陽橋，登超凡閣。但遇黃巾之亂，道路梗阻，自覺未能實現夙願竟捲鋪東歸。回國後受法兄普明國師之邀入住天龍寺，並任書狀一職。後轉寓建仁寺任記室。因道聲漸高，嘉慶元年（1387）七月受請阿波國南明山安國補陀寺。明德二年（1391）八月入住鳳凰山等持寺。應永七年（1400）三月因將軍足利義滿之請，住持相國寺崇壽院。應永十三年（1406）四月三日因病圓寂。享年六十五。

		十五日	<sup>9</sup> 祖塔云云。塔主觀中和尚 <sup>10</sup> 先命中穎侍者寫之，穎因循不果。後鄂隱 <sup>1</sup> 居鹿苑時，咨於勝定院殿 <sup>2</sup> ，欲刻之於石，因命如拙 <sup>3</sup> ，行四州求碑石，碑石難致。勝定相公問其費，則拙曰：不役萬人則不可得。勝定相公恐煩國民而止矣。
無學祖元墨跡	清水寺定水庵	寶德元年 (1449) 閏十月五日	定水庵主來，出佛光墨跡，令予讀一遍，起頭有□□不□□□□廣學多聞之語。中間有張書記、李藏主之□□蓋張三李四之例也，非一人名。
南浦塔銘（周伯琦 <sup>4</sup> 篆額、信道元書丹）	建長寺天源庵	寶德二年九月十一日	南浦塔銘，俊用章 <sup>5</sup> 制之，周伯琦篆額，信道元書丹。真本在建長天源庵。南浦孫省吾字無我，入唐請此銘來。無我乃宗規字月堂之嗣也。月堂錄，有用章跋，亦無我所請也云云。
無垢庵額（一山國師筆跡）	溫泉寺	享德元年四月十八日	有旦過堂，此亦夢窓所創，掛無垢庵額，一山國師筆也。
徽宗畫	鹿苑寺	享德元年六月七日	今朝在鹿苑寺看徽宗畫。有宣和殿御製一中之語。
1、千岩元長 <sup>6</sup> 自贊頂相 2、中峰明本自贊頂相	真如寺	長祿元年十一月六日	過真如。千岩、中峰自贊頂相。中峰贊曰：丹青寫來，我元不識，喚作本中峰。世間誰弁的。阿呵呵休弁的，但只如斯掛空。幻住道者明本，書於幻影之上。千岩贊曰：石頭上，青松下，有角非牛。無蹄似馬，過三十年，豈可無人罵云云。
1、馮海粟 <sup>7</sup> 鳳凰臺 2、古林清茂付道皎月林	長福寺	長祿三年八月十一日	先到長福寺，東岳、春溪同來。東岳曰：本寺有馮海粟鳳凰臺賦。已見之否？曰：未。岳命開山塔清涼院主梅

<sup>1</sup> 即鄂隱惠叡（1357—1425）。佛惠正續國師。嗣法絕海中津。初法諱梵叡，後改爲慧叡。道號鄂（愕）隱，後改爲大叡，不久復稱鄂隱。出生筑後（今福岡縣南部），至德三年（洪武十九、1386）入明。曾參承天寺的仲銘克新、崇報寺的行中至仁。回國後，歷住等持寺、相國寺、周防的瑞雲寺、天龍寺、吸江庵、阿波的寶冠寺。主編師絕海中津的語錄以及詩文集《蕉堅藁》。著有詩集《南游稿》。

<sup>2</sup> 指幕府將軍足利義持。

<sup>3</sup> 即如拙大巧，著名的水墨畫禪僧，雪舟等楊曾受其教。代表作有《瓢鮎圖》。

<sup>4</sup> 周伯琦，字伯溫，自號玉雪坡真逸、堅白居士，饒州（今江西鄱陽）人。伯琦博學工文章，尤以篆隸真草擅名當時。篆書習徐鉉、張有行筆，其字肥潤可愛。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臨《石鼓文》冊，現藏故宮博物院。著有《六書正訛》、《說文字源》及詩文稿若干卷。

<sup>5</sup> 廷俊，字用章，樂平人。年二十歲薙發，謁笑隱大訖於中天竺。訖讚歎曰：“子黃龍、佛印流也。”元至正末年主錢塘淨慈寺。明洪武間徙居鍾山。後端坐而逝。歸塔於南屏山。著有《泊川文集》、《五會語錄》。

<sup>6</sup> 千岩禪師，諱元長，字無明。千岩為別號。越之蕭山黃氏子。父九鼎，母何氏，晚而生師。七歲從外傳，諸書經目輒成誦。十九薙染，受具干律師。建刹開化，學者輻湊，大振天目之道。有語錄行於世。

<sup>7</sup> 即馮子振，元代文學家，字海粟，自號瀛洲客，又號怪怪道人。

之跋			莊出此賦。與岳、溪同讀，賦中有小玉難塞，短轅犢車之對，上句何義？蓋金陵故事有之乎。又有六十九年之昨非，咸共驚七旬暮齒之倦，一百八聲之霜扣，恰喚醒五更之曉夢之犢之對。予今六十九，讀之有感。又賦後小跋，有腳色之語，何義？初題下曰：楚人海一粟馮子振撰。小跋末，又有古林以此賦付皎月林之跋。跋賦皆泰定乙丑之歲也。賦用魚虞模二勻者過半矣。每行十五字，或十六字也。
花鳥雙屏（大明諸賢贊）	五葉庵	長祿三年八月十九日	前剋知足九淵，開座上花鳥雙屏示之，皆大明諸賢贊也。就中有鶯，非此方所謂鶯，其形稍大而羽毛全黃也。又有雀，贊之者以爲鷓鴣。又用紇干故事，然則雀與鷓一物歟。贊中伯仁、伯遠各二首。九淵曰：二人皆張楷之子也。
一如一庵詩軸	高雄地藏院	寬正三年十月廿一日	三力羿輜，赴高雄、梅尾。入高雄，步詣本堂，又到地藏院。院亦臨大溪，室中有大明一如一庵詩軸。蓋應永初，鹿苑相公屢與大明通好，此時天倫、一庵入此邦，一庵游入此山，亦此時也。詩曰：偶游神護寺，盡日憩 <sub>困</sub> 扉。山色錦屏繞，溪流玉帶圍。深林聽鳥語， <sub>困</sub> 谷看雲飛。并欲忘塵世，誅茅傍翠微。
中峰明本筆跡（佛照禪師畫像贊）	聖壽寺	寬正五年五月九日	赴聖壽寺齋請，客殿佛照禪師畫像，中峰贊曰：八字眉橫，三角眼小，未具丹青，何曾欠少。十年走唐土，飽叢林不受羅籠。一旦歸故鄉，東福寺慣打之繞。鉄鞭怒擊珊瑚樹，鯨海接天青渺渺。臆月二十五，高唱無生，來與去如是而了。要見佛照禪師廣，水和明月流，天共白雲曉。佛照曉和尚遺像，其神足了偉侍者請贊云，西天目山幻住明本拜手。雪窓曰：此像未畫之懸贊之，故有未具丹青之語。然舊時入唐，已相見，故能記面目。有八字眉橫，三角眼小之句也。
牧溪筆無準贊天神像	正禪院	文正元年	等持院主梅室來訪，話次及北野天神無準之事。梅室曰：

		(1466) 五月 七日	某童年，侍勝定相公五年，大內德雄居士，就正禪院，奉請勝定院殿，德雄以天神像獻相公。先謂某曰：此像珍秘久矣。今日相公辱來臨，殊以獻之，蓋牧溪筆無準贊。贊有小序云云，某持以呈相公，細述德雄意，時嚴中和尚，隔牆聞此，問某其贊如何？只誦三四句曰：凌霄峰頂夢醒後，袖裏遍界香，其餘不記。嚴中曰：唯此二句足云云。
--	--	-----------------	--

## 七、結語

上文以瑞溪周鳳為例，通過研讀其漢文日記《臥雲日件錄拔尤》，就日本五山禪僧與中日文獻典籍交流之間的關係作了論說。如對已經顯得冗長的拙文再作個簡單總結的話，大致有以下幾點：一、日本禪僧閱讀中國典籍的範圍很廣，除佛書外，大量涉及《論語》、《四書》等儒學經典以及史書、一般文學書，甚至包含老莊關係圖書；二、在明代的中日書籍交流中，政府出面向明廷求書是典籍東傳的主要渠道，但也不能忽視明廷方的主動賜予、入明僧的個人購買、友人間的相互饋贈等方式。同時，向日本求取佚書也是應該值得注意的動向。在周鳳的日記中，雖然既沒有涉及洪武五年求書的最終結果，也沒有提到其他的明廷訪書或者日籍西漸，但明代日本漢籍的回流實不在少數，有些作品不僅得到了明代文人的極力讚賞，還對明代文學產生了一定的刺激；三、雖然日本的五山禪僧具有深厚的漢學修養，但因版本、特定歷史典故以及生僻詞的影響，在閱讀中國典籍時，難免會產生偏差甚至是錯誤；四、日本叢林的講筵中，詩文佔據重要位置，其中尤以杜甫、蘇軾的作品為多；五、日本的各大禪寺，實乃藏中國文物之寶地，其中尤其以高僧的像贊、塔銘居多。這些也是研究中日書籍交流的重要資料。